

“茶”字异读及相关问题研究*

李福言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提 要 “茶”字有八种异读,声母体现为定、书、以、澄、船、邪诸母之别,韵母体现为鱼、模、麻诸韵之别。以“余”为声符的字表现出的声母中古音分布与“茶”字异读表现出的中古声母读音分布比较一致。由于“余”为以母字,推测“茶”字的相关异读皆与上古以母的演变有关,主要表现为上古以母流音的塞化,以母与邪母之间的交替,以母与书母、船母的交替等。对于“茶”“茶”的形音义关系,由于上古 r 后低元音不高化,所以麻韵二等一直保留了 a,《广韵》“茶”字“宅加切”与此有关。由于中古以后饮茶风气日盛,为区别语义,“茶”省笔写作“茶”,并保留原来的麻韵读音,尽管声母由于舌上音的产生而从原以母及后来的定母分化出来,但是韵母还与上古鱼部读音接近。现代闽语保留了“茶”字中上古读音,傣语、壮语及部分苗瑶语中可能有“茶”上古音、上古方音的残留。

关键词 茶 异读 茶 演变 残留

1. 引言

对于茶、茶之关系,不少学者作过讨论。周树斌(1991)认为九经中的“茶”不是今天的“茶”。陈焕良、梁雄(2002)指出,“茶”是“苦菜”,“茶”本名“檟”,或作“櫟”,即“苦茶”,二者一为草本,一为木本,“茶”“檟”相混始自晋,唐朝始见“茶”字。陈椽(2008)分析了茶、茶的关系以及茶树的历史,指出我国是茶树原产地,云南是茶的故乡。周香琴(2009)指出“茶”字读今音 ch á 最早在南朝梁时,而字形在中唐以前已经出现,经《茶经》确定后才普遍使用。陈明富(2014)指出,“茶”与“茶”是古今

* 本文是江西省高校人文青年项目“元代方言层次与性质研究”(YY19211)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学友陈云豪、王弘治、李广宽、李华斌、孙尊章、边田钢、焦磊以及匿名审稿专家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字关系,并赞成陆羽《茶经》的说法,即“茶”为“荼”字省笔。

笔者在整理元代方言文献时,发现《古今韵会举要》记录“茶”字异读形义很有特点。笔者拟从“茶”“荼”异读关系入手,系统分析二字形音义问题。

茶,《广韵》或作𣎵。春藏,叶可为饮,巴南人曰葭。𣎵,俗。今作茶。(《古今韵会举要》卷七)

按,此条来自郭璞《尔雅疏》卷九:“𣎵,苦茶。释曰:𣎵,一名苦茶。郭云:树小似梔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一名葑,蜀人名之苦茶。”邵晋涵《尔雅音义》:“𣎵,古雅反,与‘榎’同。”又《尔雅音义》:“葑,尺充反。葑、𣎵、茗,其实一也。张揖《杂字》云:‘茗之别名也。’”贾思勰《齐民要术》卷十“𣎵”条引《荆州地记》:“浮陵茶最好。”此外还引《博物志》:“饮真茶,令人少眠。”

由上可知,𣎵、苦茶,应该就是后世所说的“茶”。

茶,《尔雅》:“苦菜。”《说文》:“茶,苦茶也。从艸余声。”大徐:“同都切。臣铉等曰此即今之茶字。”段注改为:“茶,苦茶也。《释草》《邶》毛传皆云:茶,苦菜。《唐风》:采苦采苦。传云:苦,苦菜。然则苦与茶正一物也。《仪礼》:𣎵,芼,牛藿,羊苦,豕薇。《记·内则》:濡豚包苦。亦谓之苦。《月令》《本草》《易通卦验》皆谓之苦菜。”对于“从艸余声”,段注:“同都切,五部,《诗·茶蓼》‘有女如荼’及后世‘茶葑’,皆用此字,籀文作葑。”

𣎵,《广韵》古疋切,见麻上假开二,义为“山楸”。《集韵》:“𣎵,一曰苦余。”《说文》:“𣎵,楸也。从木贾生。《春秋传》曰:树六𣎵于蒲圃。”大徐古雅切。段注:“《释木》:槐,小叶曰榎。郭云槐,当为楸。楸,细叶者为榎,又大而敲,楸,小而敲。榎,郭云老乃皮粗敲为楸,小而皮粗敲者为榎。”可见,榎、𣎵,属于槐树的一种。

葭,《说文》:“苇之未秀者。从艸段声。”大徐古牙切。段注未作解释。可见,葭,是一种苇。葭,《广韵》有异读,一音古牙切,见麻平假开二,义为“葭芦也,《说文》曰苇之未秀者”;一音遐,胡加切,匣麻平假开二,义为“荷叶”。

可知“茶”还可指一种苦菜,并不仅仅指后世所说的“茶”。“葭”“𣎵”本义皆与“茶”不同,它们极有可能属于方言记音字。若要理解“𣎵”与“茶”的语音关系,先要理清两者的音义问题以及“茶”的异读问题。

2. “茶”与“荼”的语音关系

《东雅堂昌黎集注》卷四“古诗”部分《燕河南府秀才》的“芳茶出蜀门”,注云:“诸本茶,多作荼。方从潮馆本云《尔雅》曰𣎵,苦茶,音徒。郭璞注:木小,似梔子,早取者为茶,晚取者为茗。《唐韵》:茶,宅加反,俗作茶。大抵茶与荼,古音相近,如今言搽与涂,亦通用也。今按,茶与荼,今人语不相近,而方云相近者,莆田语音然也。虽

出俚俗,亦由音本相近,故与古暗合耳。今建人谓口为苦,走为祖,亦此类。方言多如此云。”这种说法很有道理。首先指出在当时“荼”“茶”读音已经不同,但莆田话读音相近,注释者认为这种相近是“与古暗合”,是“音本相近”。

行均所收“荼”字有定母模韵、澄母麻韵两种异读。《龙龕手鏡·草部》:“荼,音途,菜也,又俗音茶。”

戴侗所收“荼”字有定母模韵、澄母麻韵、书母鱼韵三种异读。《六书故》卷二十四:“荼,田吾、择加二切。荼有三,菅茅之华曰荼……二则为荼毒之荼……三则今之茗。《尔雅》所谓檟,苦荼。今人呼择加切(俗书为茶,省其下,从木以别于荼,不知其缪于六书也。椌,实木类也,《集韵》有椌,文子为去其草,定从木)。又商居切,《考工记》曰凡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虑血气,丰肉而短,宽缓以荼者,宜为之危弓(郑康成曰荼,古文舒,假借字)。”又卷二十一:“椌,同都、直加二切,茗也(今借用茶字,因改谐声之余,其下为木以别异之,殊无义。椌乃小木,不当从草,《集韵》:椌,苦荼也,又直加切,茗也,又谓之舜,《尔雅》曰檟,苦荼)。”

周祈认为“荼”就是“茶”,后人分别二字的音义,把“苦苣、委叶、茅秀”归为“恶草”,读为“同都切”;把“茗”归为“嘉木”,读为“鉏加切”,他也认为“茶”非正字,是后人妄作。周祈《名义考》卷九物部“茶既茶”条:“尝考茶即茶也。《说文》茶从艸余声。有二音,一音鉏加切,一同都切。有四义,一苦苣,霜后可食,《诗》谁谓荼苦,是也;一委叶,布地而生,花黄如菊,传秦网密于秋茶,是也;三茅秀,其穗色白,《诗》有女如荼,是也;四苦茶,茗也,《尔雅》:檟,苦荼。郭璞曰:树如椌子,冬生叶可煮为羹饮,《本草》苦茶能去脂,使人不睡,是也。后人视苦苣、委叶、茅秀为恶草,作茶,作同都切;视茗为嘉木,妄作茶,作鉏加切。于是有茶字,又有荼字,不知茶非正文也。陆羽《茶经》曰其字或从艸或从木,或艸木并。从艸者,茶正文也;艸木并者,旁从木作椌也。巴南人曰椌椌,俗以上从艸下从木作茶,亦曰木并,不知下余声,非从木也。”

清查慎行《得树楼杂钞》卷五指出:“古荼字即今茶字,荼苦之荼与荼舜之荼无别,皆读徒,未尝分麻韵。东汉以下乃音宅加反,又音居何反。然犹在歌戈韵中,至梁以下始有今音。又减去一画为茶字。按《尔雅》云檟苦荼,《广韵》九麻中有茶字,有椌字,又有茶字,注曰俗,是也。”

按,查慎行的说法当承自顾炎武。顾炎武《求古录》、《音学五书》之《唐韵正》卷四均指出,唐代人始将“荼”字改为“茶”字,在这之前,麻韵的“荼舜字”只读为“徒”,东汉以后才有“宅加反”这一读音。顾炎武考证“茶”字的出现时代是唐代,这是对的,但由于时代限制,认为“茶”字东汉以前只读为“徒”则不妥。

“茶”与“奢”均为麻韵,方以智讨论了麻韵、模韵相转现象,但囿于时代,对“茶”字的上古音说法不妥。《通雅》卷十六:“茶陵,属长沙国,小颜音弋奢反,益知古人呼

荼为涂,而古之荼,即茶字也。”

方以智还从材料出发,论证出中古麻韵与鱼模韵的关系,进而指出“荼”字通过改变字形来区分音义,这是很可贵的。《通雅》卷四十三:“荼,即茶,皋卢,苦苧也。以荼之美而古人不一及邪?升菴曰: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即茶,信然,但未发明古音家麻入鱼模耳。如家为姑、衙为予、野为暑、下为户之类,余音韵中论之详矣。荼改从木,以别之。《汉·地理志》:长沙有茶陵。注师古曰:荼音式奢反,即今之茶陵。或曰荼之名见于王褒《僮约》,盖未读《尔雅》耳。《尔雅》有五,《诗》用三焉。菅茅之华曰荼,《既夕礼》茵著用荼,《周官》荼人掌聚荼以共丧事。郑玄曰茅秀也。《诗》有女如荼。《吴语》:吴王白常、白旗、白羽之绘,望之如荼。言白茅花轻而白也。亦为荼毒之荼。《诗》董荼如飴,又曰以薺荼蓼。注云:苦菜,或曰苦藜,非苦苧也。三则今之茗。又有蒨虎杖蒨委叶,亦与荼通。《尔雅》曰:檟,苦荼。《茶经》: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葍(音设),四曰茗,五白旃。古取为饮,鸿渐至今方精耳。合溪取《集韵》之椈,今广东卖棺者以椈木为上,此乃大木,何得以为荼邪?广人又饮苦苧茶。按皋芦叶苦,《平南越志》曰:龙川县,出皋芦叶,叶大而涩,南海谓之过罗,今呼为苦苧。苧见《广韵》,《纲目》作荳。又按《砚北杂志》:李仲宾学士言交阯荼如绿苔,味辛烈,名之曰登范。《石湖集》曰:修江出栾荼,治头风。盖石楠树叶也。毛文锡《茶谱》云:湘人四月采杨桐汁作饭,则必采石楠芽作茶,乃能去风,故知范说栾荼指此。”

章太炎从方言入手,指出以“余”为声符的字鱼、模、麻多相转。《新方言》卷二:“《尔雅》:余,我也。明时北方人自称洒家,洒即余也。余从舍声,古音如舒,舍转为书野切,故余亦转为书野切。余声之字多转入麻部,《广韵》余姓音视遮切,斜、賒、荼、涂亦皆入麻韵,鱼模麻也。”余、舒、斜,《广韵》鱼韵;舍,麻韵;荼、涂,模韵。

又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附余录》卷四“余”条:“《广韵》余姓有二,一以诸切,《风俗通》云秦由余之后,何氏《姓苑》云今新安仁;一视遮切,见《姓苑》,出南昌郡。今人妄造余字,读为诗遮切,非也。予又考《汉书·景十三王传》:使男子荼恬上书。苏林音食邪反。则余姓读如蛇者,即荼之省文尔。”钱大昕所论,实际上反映了鱼、麻相转的现象。

王念孙《广雅疏证》卷二下:“荼者,《方言》:荼,借也。郭注云荼犹徒也。案荼盖賒之借字,賒、荼,古声相近。《说文》:賒,贯,卖也。贯,贷也。賒、贷同义,故俱训为借也。”王念孙认为“賒、荼,古声相近”,也反映了模韵、麻韵相转,声母照三归端现象。

又王念孙《广雅疏证》卷十上:“茅穗,茅秀也。藜与荼同。《郑风·出其东门》篇:有女如荼。传云:荼,英荼也。言皆丧服也。笺云:荼,茅秀,物之轻者,飞行无常。《正义》曰:言荼,英荼者。《六月》云:白旆英英。英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丧服,

色如荼然。”又云：“《广韵》云：稔，穗也。《集韵》云：禾穗曰稔，或从斜作藪。《玉篇》《广韵》并云：藪，穗也。不言茅穗，则为禾穗可知。故禾穗之亦名菘，可以藪定之也。藪、菘亦一声之转。”藪，《广韵》麻韵，此亦反映麻、模韵相转现象。

又《六书故》卷二十九：“斜，似嗟切，斗柄斜也。《说文》：抒也，读若茶。因之为歌斜。”此处亦反映中古麻、模韵相转现象。

以上文献都论及“荼”与“茶”的音义关系问题，认为“茶”字的产生当在唐代，荼、茶古音相近，唐代莆田方音也反映了二者读音相近，后来分化为鱼、模异读，但也反映了中古鱼、麻、模之间的交替。以上文献对分析“茶”字的异读与语音演变很有启发。

3. “茶”字异读文献分析

“茶”现在主要“音徒”，徒，《广韵》定模平遇合一。该音主要见于《经典释文》，如《毛诗音义》：“荼苦：音徒，苦菜也。”又《周礼音义》：“荼白：音徒。”又《礼记音义》：“荼毒：音徒。”又《尔雅音义》：“荼：音徒，《说文》同。”又《仪礼音义》：“用荼：大奴反，茅莠。”又《尔雅音义》：“荼：字亦作‘菘’，音徒。”又《尚书音义》：“荼：音徒。”

又《汉书》卷二十二：“颜如荼。”颜师古注：“荼，野营，白华也。言此奇丽白如荼也。师古曰：营茅也，言美女颜貌如茅荼之柔也。荼者，今俗所谓蒹葭也。荼音涂。”

荼，可以“音舒”，舒，《广韵》书鱼平遇合三。《荀子》卷十九“诸侯御荼”注：“荼，古舒字，玉之上圆下方者也。郑康成云：荼，读如舒迟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又《汉书》卷一上：“臧荼为燕王。”颜师古注：“郑氏曰荼音荼毒之荼。如淳曰音舒。师古曰郑音是也。音大胡反。”又伏胜《尚书大传》卷一下：“夏者，假也，吁荼万物而养之外也。”注：“吁荼，读曰嘘舒。”又见于《经典释文》，如《周礼音义》下：“必荼：音舒。”又《公羊音义》：“君舍：二传作荼，音舒。”《礼记注疏》卷二十九：“诸侯荼前诘后，直让于天子也。”郑玄注：“荼，读为舒迟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诘谓圜杀其首，不为椎头，诸侯唯天子诘焉，是以谓笏为荼。”又《周礼注疏》卷四十二：“丰肉而短，宽缓以荼。”郑玄注：“荼，古文舒，假借字，郑司农云荼读为舒。”《史记》卷四十六：“生子荼。”《集解》：“徐广曰一作粥子，《索隐》荼音舒，又如字。”

“荼”还可以“音余”，余，《广韵》以鱼平遇合三。多见于《经典释文》，如《周礼音义》：“掌荼：音徒，徐音余。”又《周礼音义》：“至荼：刘、沈音余，李音舒，又音徒。案《尔雅》：正月为暵，即《离骚》所云摄提贞于孟暵，皆侧留反，又子侯反。《尔雅》又云：十二月为涂，音徒，今注作媿荼二字，是假借耳，当依《尔雅》读。”《毛诗音义》：“接余：音余，本或作萋荼，非。”《周易音义》：“来徐徐：徐徐，疑惧貌。马云：‘安行貌。’子夏

作‘茶茶’，翟同。茶音图，云内不定之意。王肃作‘余余’。”《尔雅音义》：“余：羊如反。本或作‘茶’，非。”

茶，还有澄母麻韵异读。其多见于《经典释文》，如《左传音义》：“子茶：音舒，又音徒，又丈加反。”丈，澄母。又《穀梁音义》：“君茶：音舒，又音徒，一音丈加反。”又《尔雅音义》：“茶：音徒，下同。《埤苍》作‘檟’。案今蜀人以作饮，音直加反，茗之类。”又见于《篆隶万象名义》：“檟，雉加反，檟也。茶字。”又《新撰字镜》：“檟，宅加反，春藏，草叶可为饮，西南人呼曰葭，檟。”史炤所引“茶”字通作“秬”。史炤《通鉴释文》卷二十一：“乌茶，西域国，茶本作秬，按《汉书》颜师古秬音直加切。”

茶，还有船母麻韵异读。其见于《经典释文》中的《尔雅音义》：“茶：郭音徒，又音蛇。”蛇，《广韵》有三音，一音弋支切，以支平止开三；一音托何切，透歌平果开一；一音食遮切，船麻平假开三。此当取第三音。《汉书》卷五十三：“使男子茶恬上书”，颜师古注：“苏林曰茶音食邪反。宋祁曰浙本注文无‘反’字，云茶音琅邪，淳化本郎邪反，皆未安。”食，《广韵》有船、以异读，结合前引《尔雅音义》，此当取船母读音，即“食邪反”与“音蛇”读音一致。

慧琳《一切经音义》所收“茶”字异读为定母模韵（杜胡反、独奴反）和澄母麻韵（宅加反、除加反、直加反）两种。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七：“鸠槃荼：宅加反，伴茶，云可怖畏也。”又卷二十三：“利鼻茶：茶，除加反，其国在南印度境，此翻为销融，谓此国人生无妄语，出言成呪，若邻国侵迫，但共呪之，今其灭亡，如火销膏也。”又卷九十九：“茶蓼：上独奴反。”又卷七十四：“茶迦：直加反，经文从足作蹠，非也。”又卷第十：“曼荼罗：茶，音宅加反，梵语。”又卷五：“荼毒，上杜胡反。《毛诗》云：宁为荼毒之行恶，谁谓荼毒，其甘如荠。《尔雅》云：茶，苦菜也。《古今正字》云：从草余声。”

玄应《一切经音义》所收“茶”字还有定母麻韵一音。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二：“茶迦：徒迦反，经文从足作蹠，非也。”

徐锴所收“茶”字有定母麻韵（大加反）、定母模韵（度都反、田吾反）两种读音。徐锴《说文系传·通释》卷二：“茶，苦茶也。从艸余声。臣锴按，《尔雅》：茶，苦菜，即今茶茗也。又菜名……又茅秀也……则此字或音大加反，或音度都反、田吾反。”

《类篇》收“茶”字有书母鱼韵、以母鱼韵、定母模韵、邪母麻韵、禅母麻韵、澄母麻韵、以母麻韵、匣母模韵八种异读。《类篇》卷二：“茶，商居切，臻或省；又羊诸切，草名，茅秀，《周官》有掌茶，徐邈读又同都切；《说文》苦菜也，又徐嗟切；又时遮切，芳也，《尔雅》蓼荼茶；又直加切，茗也；又余遮切，茶陵，县名；又後五切。”又《类篇》卷十六：“檟，同都切，《说文》苦茶也，一曰茅秀，茶，或作檟，又直加切，茗也。”《类篇》所收“茶”字异读与《集韵》一致。

综上所述，“茶”字异读有多种，笔者整理如表1所列。

表1 “茶”字异读

音徒	音舒	音余	丈加反	徒迦反
定模平遇合一	书鱼平遇合三	以鱼平遇合三	澄麻平假开二	定麻平假开二
徐嗟切	余遮切	时遮切	食遮切	後五切 ^①
邪麻平假开三	以麻平假开三	禅麻平假开三	船麻平假开三	匣模上遇合一

“茶”字的多种异读中,声母体现为定、书、以、澄、船、邪、禅、匣诸母之别,韵母体现为鱼、模、麻诸韵之别。其中“徐嗟切”,据《集韵》释义“藪菘,茅蕙,亦作葑,古作茶”可知,当为“藪”字读音。藪,《广韵》有异读,一音似嗟切,邪麻平假开三,义为“藪蒿”;一音以遮切,以麻平假开三,义为“穗也”。该异读体现了邪、以交涉问题。

对于《类篇》出现的“时遮切”和“食遮切”两种异读,笔者认为这当是实际语音中船、禅相混的反映。唐作藩(2017:106)指出,“禅母和船母,《切韵》的反切都自成一类,但在《切韵》系韵书前后的其他一些韵书或音义书中的反切以及三十字母和现代汉语方音都是相混的”,应该指这种情况。

可见“茶”字的有价值异读有八种。

4. “茶”字异读性质考

“茶”字的八种异读,推测声母反映了上古以母流音塞化、“古无舌上音”“照三归端”以及方音中同部位相转现象,韵母反映了上古鱼部分化为中古鱼、模、麻现象。

4.1 声母异读规律

“茶”字异读,首先反映了声符“余”字的语音演变问题。《说文》:“余,语之舒也。从八,舍省声。叢,二余也,读与余同。”大徐以诸切。段注:“五部。按《易》困九四:来徐徐,子夏作茶茶,王肃作余余,皆舒意也。”

《说文》:“菘,茅秀也。从艸私声。”大徐息夷切。段注:“《广雅》曰藪,菘,茅穗也。藪即茶字之变。《周礼》《仪礼》注、《郑风》笺、《吴语》注皆云茶,茅秀。当是茶为茅之秀,菘,为藪之秀,统言之,则曰茅秀而已,其色正白。”段注在十五部。

斜,《说文》:“杼也。从斗余声。读若茶。”大徐似嗟切。段注:“凡以斗挹出之谓之斜。故字从斗,音转义移,乃用为袞,俗人乃以人之袞正作邪,物之袞正作斜,其可歎

① 笔者认为《集韵》《类篇》中的“後五切”极为可疑,之前的文献皆未见记载,而到宋代突然出现此读音,笔者推测可能“後”为“徒”之形讹,进而《集韵》《类篇》误归入“後五切”小韵中。潘悟云(2000)曾为《集韵》“後五切”构拟上古音 gla,笔者认为上古可能有这种音,但从文献上看,姑且存疑。

有如此者。”对于“从斗余声。读若茶”，段注：“茶当作余，今似嗟切，古音在五部。”

茶，《广韵》有三音，一音同都切，定模平遇合一，义为“苦菜”；一音食遮切，船麻平假开三，义为“《尔雅》云藁，芩，茶，即芳也”；一音宅加切，澄麻平假开二，义为“苦菜”。

《方言》：“倩，茶，借也。”郭璞注：“茶犹徒也。”倩，清母，《广韵》有精、从异读。《方言》反映了齿、舌音的交涉关系。钱绎《方言笺疏》卷十二“倩，茶，借也”条注：“茶，犹徒也。”笺疏：“《广雅》：茶，借也。家君曰《说文》：賒，贯卖也。贯，贷也。賒与茶古声相近。”賒，《广韵》书母麻韵。

賒，《说文》作賒，“贯买也。从贝余声”。大徐式车切。其亦为书母字。

今考《说文》以“余”为声符的字，除茶、斜、賒外，还有：

表 2 《说文》“余”声字

字头	𪔐	荼	郟	𪔑	𪔒	涂	𪔓	𪔔
读若	涂	絮	涂	—	—	—	庐	—
大徐	同都切							
声韵	定母模韵平声							
字头	𪔕	余	𪔖	𪔗	徐	徐	叙	除
大徐	徒古切	以诸切		羊茹切	似鱼切		徐吕切	直鱼切
声韵	定母模韵上声	以母鱼韵			邪母鱼韵平声		邪母鱼韵上声	澄母鱼韵

笔者认为以“余”为声符的字表现出来的声母读音分布与“茶”字的异读表现出的声母读音分布比较一致，即都表现为定母、以母、邪母、澄母读音，此外，“茶”字声母异读还有船母、书母两种。由于以母的“余”字是声符，笔者推测“茶”字的相关异读皆与上古以母的演变有关。

学界对上古以母音值问题多有探讨，笔者(2021)亦曾论及，笔者同意郑张尚芳(2013)、白一平(2018)等学者的观点，把以母上古音值构拟为 l- 并作为基辅音。在本例“茶”字的八种异读中，主要表现出了：

第一，上古以母的塞化。郑张尚芳(2013)曾根据李方桂(1933)解释藏语 l>ld 的规则，将其引入汉语，认为前冠加 l> 前冠加 l 引起塞化 > 塞化 l = ld，即 h-l>h'l'>l'，前冠加 l 在一二四等长元音前都变为 d-，三等变为 j。潘悟云(2000:272)指出：“l- 的持阻时间缩短会变成闪音，音色上很类似于塞音，以后就与塞音合流了。”

第二，以母与船、书母的交替。郑张尚芳(2013)曾指出，hlj 会生成书母，其声干就是 l，而 hlj 则生成船母。

第三,邪母与以母的交替。依据郑张尚芳(2013)所论, $lj > \lambda j > z > \text{z}$,即以母声干后面带 j ,后来发生腭化,形成邪母。

所以,郑张尚芳(2013)为《广韵》“茶”字的三种异读分别拟为 $l'aa$ (对应“同都切”,定母模韵一等合口); $flja$ (对应“食遮切”,船母麻韵三等开口); $rlaa$ (对应“宅加切”,澄母麻韵开口二等)。“茶”字的八种异读显示的声母(定母、以母、澄母、邪母、船母、书母)问题,属于以上古以母声干 l 为中心的定母 ld 、船母 flj 、澄母 rl 、书母 hlj 、邪母 lj 之间的交替问题。

4.2 韵母异读规律

对于“茶”字显示的中古鱼、模、麻异读,笔者认为这属于上古鱼部的分化问题,即三者上古同部,皆为鱼部,后来语音变化,发生分化。王力(2015:77)曾从松紧元音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变化,“ a 、 ia 、 ua 、 iwa 是一类,由于它们没有韵头,或韵头为较紧的原因,所以趋向于高化,到中古成为 u 、 iou 、 iu (模、鱼、虞); ea 、 ia 、 oa 是另一类,由于韵头为较松的元音,所以趋向于低化,到中古成为 a 、 ia 、 wa (麻)”。

同时,如果按照赵庸(2019)的说法,本例中的“茶”字的中古异读,就是上古鱼部长元音高化、短元音长化、 r 后接元音的央化规则分别作用的结果。具体来说,长元音高化,即上古鱼部长元音 a 后高化为中古的模韵 o ,对应着“茶”字的“音徒”这一异读;或者由于长元音高化,由 a 变成中古的鱼韵三等 io ,对应着“音舒”和“音余”两种异读;或者短元音长化,即鱼部短元音 \check{a} 长化变为中古的麻韵三等 ia ,对应着“徐嗟切”“余遮切”“食遮切”三种异读;或者 r 后接元音的央化规则,即上古鱼部在 r 后央化为 æ ,对应着“丈加反”“徒迦反”两种异读。这种说法较为合理,可以采纳。

由上,笔者认为,“茶”字的八种异读成因具有可解释性。声母上,反映了以以母声干 l 为中心的定母 ld 、船母 flj 、澄母 rl 、书母 hlj 、邪母 lj 之间的交替关系,这与流音以母塞化、喉冠 l 声母腭化有关。韵母异读上,反映了上古鱼部长元音高化、短元音长化、 r 后接元音的央化现象。

进而,笔者可以对上面讨论的“茶”“茶”音义关系再作解释。由于低元音不高化,麻韵二等一致保留了 a 这一读音,所以《广韵》有“茶”字“宅加切”这一读音。由于中古以后饮茶风气日盛,为了与“茶”字的其他异读涉及的意义相区别,就把“茶”字的一横去掉,成为“茶”,并让该字保留原来的麻韵读音,尽管声母由于产生舌上音而从原来的以母以及后来的定母中分化了出来,但是韵母还与上古鱼部的读音比较接近^①。

^① 王观国《学林》卷四亦指出,《广韵》中“茶”可以读作“宅加切”,饮用的“茶”原本亦作“檟”,俗作“茶”,“茶”又俗写为“茶”,“下从木”就是为了与“苦菜之茶”相区别,后“茶”字经陆羽《茶经》而广为使用,此说很有道理。

4.3 方言、少数民族语音存证

现代方音中的“茶”字读音,有些也保留了汉语上中古期的读音。据《汉语方言字汇》(2003),闽方言“茶”字读音中,厦门白读_c te,文读_c ta,潮州话读_c te,福州话读_c ta,建瓯话读 ta²,这与闽语中其他字的定母读音一致,大致反映了浊音定母清化、平声读不送气的 t 的现象。

在少数民族语言中,“茶”字的读音可能属于上古“茶”的以母流音读音残留。比如,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蔑语将“茶”读为 jε³⁵la¹¹(陈国庆,2005),又如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县、景洪市的克木语将“茶”读为 ηεla, la(陈国庆,2002)。

陈其光(2012)收录了苗瑶语“茶”字的多种读音,笔者转录如下(表3):

表3 苗瑶语“茶”字的多种读音

高寨	高坡	宗地	腊乙坪	小章	养蒿	菜地湾	尧告
ʔə ⁰² teo ⁵⁵	ki ³¹	tʃi ¹¹	ci ²²	düi ⁵⁵	tʃin ¹¹	tʃin ²¹²	ʔu ¹¹ tei ²⁴¹
河坝	滚董	毛坳	七百弄	西山	瑶麓	巴那	优诺
ʔeu ⁴⁴ tei ²¹	tʃi ¹¹	tʃi ¹¹	ʔa ⁰² kji ²³¹	sa ⁴²	tsha ³¹	tʃi ³¹	ki ³²
下水村	龙华	龙定	烟园	双龙	油岭	石板寨	大南山
khi ⁵³	tʃi ³¹	tʃa ³¹	tʃa ³³	tja ³¹	ta ⁵³	ʔa ² zi ⁵⁵	t § hua ³¹

陈其光(2012)找到了汉苗瑶同源词166个,其中就有“茶”,他将汉语的“茶”拟为 dra,将苗瑶语的“茶”拟为 gji。尽管他对“茶”字的上古音的构拟没有凸显流音特征,但是他对苗瑶语“茶”字的构拟给人很大启发。他指出,古舌上字的声母现在多数读作腭化舌头塞音,少数读作舌尖或舌面塞擦音。所以他在表3所列各地苗瑶语“茶”字的读音中,tʃi类、tj类、ts类、dʒ类和tʃ类读音都可能是来自古舌上音。

苗瑶语还有kj类和k类读音,这可能属于苗瑶语内部读音,对应着陈其光所拟古苗瑶语gji的读音,属于gji的浊音清化。但笔者前面指出,蔑、檟都是方言记音字,二者中古皆属见母麻韵字,声调有平上之别。笔者怀疑苗瑶语中表示“茶”的读音中,ki³²、ki³¹、khi⁵³、ʔa⁰²kji²³¹很有可能是上古“茶”的巴南方音“蔑”“檟”的残留。郑张尚芳(2013)将蔑、檟的上古音都归在鱼部,分别拟为kraa、kraaʔ,到中古,都演变为kÄa。r变成了中古的后腭化音Ä,在苗瑶语中可能变成前腭化音j。所以,在现代苗瑶语中读ki³²、ki³¹、khi⁵³、ʔa⁰²kji²³¹,韵母i可以看作中古a的元音高化,即由a→i。

在壮语中,据张均如等(1999),德靖土语中的德保、靖西话“茶”读kja²。笔者认为这也跟上古文献中的巴南人称“茶”为“蔑”“檟”具有一致性。

而对于《集韵》记载的“檟,一曰苦余”问题,潘悟云(2000)认为“茶”的上古读

音还应有舌根音成分,“茶”的澄母读音既包含词根 la,同时还有介音 r,再加上舌根成分 g,就成了 grla。这一说法有待更多的材料验证,笔者暂付阙疑。

5. 结论

“茶”字有八种异读,声母体现为定、书、以、澄、船、邪诸母之别,韵母体现为鱼、模、麻诸韵之别。以“余”为声符的字表现出来的声母的中古读音分布与“茶”字的异读表现出的中古声母读音分布比较一致,即都表现为定母、以母、邪母、澄母读音。此外,“茶”字声母异读还有船母、书母两种。由于以母的“余”字是声符,笔者推测“茶”字的相关异读皆与上古以母的演变有关。进一步考察发现,在“茶”字的八种异读中,主要表现为上古以母流音的塞化,以母与邪母之间的交替,以母与书母、船母的交替关系。具体来说,“茶”字的八种异读中,声母上,反映了以以母声干 l 为中心的定母 ld、船母 új、澄母 rl、书母 hlj、邪母 lj 之间的交替关系,这与流音以母塞化、喉冠 l 声母腭化有关。韵母异读上,反映了上古鱼部长元音高化、短元音长化、r 后接元音的央化现象。

对于“茶”“茶”的形音义关系,由于上古 r 后低元音不高化,所以麻韵二等一直保留了 a 这一读音,《广韵》有“茶”字“宅加切”这一读音。由于中古以后饮茶风气日盛,为了与“茶”字其他异读的意义相区别,就把“茶”字的一横去掉,成为“茶”,并让该字保留原来的麻韵读音,尽管声母由于产生舌上音而从原来的以母以及后来的定母分化出来,但是韵母还与上古鱼部的读音比较接近。现代方音中的“茶”字读音,有些也保留了汉语上中古的读音,比如闽语。在少数民族语言,比如傣语中,“茶”字的读音 la 可能属于上古“茶”字的以母流音的残留。壮语以及部分苗瑶语“茶”字声母为舌根音 k,可能是上古“茶”的巴南方音“葭”“檣”的残留,其音理机制为元音高化。

参考文献

- 北大中文系汉语教研室(编) 2003 《汉语方音字汇》第2版重排本,语文出版社。
- 陈 椽 2008 《茶业通史》第2版,中国农业出版社。
- 陈国庆 2002 《克木语研究》,民族出版社。
- 陈国庆 2005 《克蔑语研究》,民族出版社。
- 陈焕良 梁 雄 2002 《“茶”“茶”异同考略》,《中山大学学报》第4期。
- 陈明富 2014 《古代茶文化与“茶”“茶”略论》,《农业考古》第5期。
- 陈其光 2012 《苗瑶语文》,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李福言 2021 《雌字异读性质考论》,《语言研究集刊》第28辑,上海辞书出版社。
- 潘悟云 2000 《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辞书出版社。
- 唐作藩 2017 《汉语语音史教程》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均如等 1999 《壮语方言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

赵庸 2019 《汉语首次长元音高化链移和中古韵书异读的来源》，《中国语文》第4期。

周树斌 1991 《九经“茶”“荼”考略》，《中国农史》第2期。

周香琴 2009 《茶及茶字源流考》，《三峡大学学报》（增刊）。

[美]白一平 2018 《关于传统音韵学的一些问题》，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陈振传基金汉学研究委员会（编）《出土文献与中国古典学》，中西书局。

（责任编辑：王晓玉）

（上接71页）

综上，“皋”有“澤”义，是该字的应有之义；“罍”亦非“澤”的初文。“皋”“罍”之所以存在大量的形近而讹产生的正字与形讹字的异文，是因为“皋”的本义和基本义都是“澤”，而“澤”的声符“罍”又与“皋”形体相近，以致混用。

参考文献

[宋]王观国（撰）田瑞娟（点校）1988 《学林》，中华书局。

[清]段玉裁 2007 《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 王星贤（点校）2013 《荀子集解》，中华书局。

[清]朱骏声 1983 《说文通训定声》，武汉市古籍书店。

李学勤（主编）2012 《字源》，天津古籍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潘牧天 潘悟云 2019 《“皋”“罍（澤）”考辨》，《中国语文》第1期。

杨树达 2013 《文字形义学》，上海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尉侯凯）